

潮州話敘事詩

詩事叙話州潮

米濟救羅暹

著 木丹



書叢藝文州潮

1949

書新本三紹介

和尚舍，是一本湖州話創作個小說。
○伊內面是咀湖州給日本淪陷時許個故事，欲知當時家鄉受苦難個形狀，着買一本去看就知；
一本一元，現平賣五角。

湖州話大衆詩——老爺歌
是抗戰前後，一班熱心朋友造出來個新歌謠，都是唱出俺「心內想欲咀」，個歌，大家看後，一定受伊個感動。
一本個二元半價只收六角。

鉄路和人身の動脈一般，抗戰時湘桂大撤退，因軍政腐敗，弄成——死了的動脈，這本書是湖州文藝作家丹木先生寫實小說，內面人物多是湖州同鄉，淪落在桂黔途上的遭遇，看後痛使爾心抗戰情緒消沉，都是腐敗政府所造成。
每本一元，減售半價

712
3740

1915

潮州話敘事詩

暹羅救濟米

丹木



潮州文藝叢書

香港潮書公司

1949

一．序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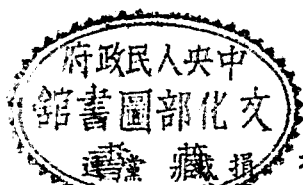
鄉親聽我說端詳，
慘事發生俺家鄉。

三十五年潮州大飢荒，
碗仔餓到面黃黃。

暹羅同鄉聽知心真迫，
有人出錢，有人來出粟。

捐指題題買了一船米，
藏到潮州來救濟。

黨提王亮聽着笑嘻嘻，
連夜開席大會議。



你爭我奪來分配，
除三扣七「做塊過」。

爭來爭去鬧紛紛。
黨棍土豪來平分。

除開二成留做辦公費，
五成乞黨棍土豪來抹嘴。

三成好米換零米，
分配各縣去救濟。

南山有個郭局長，
開會返來心頭冷涼涼。

猛猛召開鄉長來會議，
卽速派人領米無延遲。

黃鄉長甲郭局長是世交。
派伊個仔阿雄去領頭。

阿雄領到派令心歡喜，
即速寬船去汕頭領米。

二．陳阿大

天正光來日出頭，
阿雄騎隻腳車突突跑。

到了沙溪去覓「船大」，
狂猛到汕頭將米載。

陳阿大，食飽閒行到寨門，
阿雄一見開嘴問：

「底人要到汕頭載救濟米，

一百斤五斤做工錢」。

陳阿大聽着笑吧咿
說聲：我有三隻載貨船。

阿雄一口便請伊載，
寅時卯刻開船勿遲待。

阿大猛猛就應承，
僱工將船來開行。

順水順流，三隻船行得真正快，
一夜一日，到了汕頭將米來落載，

南山局分得米一萬斤，
阿雄塊心已經有頭秤。

落了七千斤，將三千斤來變賣，

去花天酒地，但有公事要辦。

陳阿大，在汕等了二三日，
咸十個工人，日日在食入。

日日去催阿雄快開船，
阿雄承機叫阿大，負責去押運。

但三船米共一萬斤，
我到南山要過秤。

陳阿大憤憤就將船來開，
逆風逆流共撐了三日夜，正到南山來起載。

三．交米

阿雄看着阿大滿口應承將船開，
塊心想著真清閑。

在汕頭，狂嫖共狂賭，
蹉跎二三日，搭車歸回返。

到管理局報告領米個經過，
一二日就到南山來起貨。

郭局長命令阿雄去收拾粟倉，
將米入倉後，再請各鄉長來平分。

阿雄等了一日又一日，
暗想阿大只次莫收拾。

看伊三千斤米怎呢來交出，
鬼叫伊無目周，個己願受屈。

阿雄企在大橋頭在塊等，
阿大撐船撐得呼呼喘。

阿雄叫伊，撐到鎮公所門腳，
叫所丁，趕快來起米共點查。

船工將米騎上來，

阿雄叫阿大過秤好安排。

阿大笑笑，聽阿雄來指點，

阿雄假認真等好又拆開包來查檢。

一包過了又一包，

搬了七八個鐘頭。

起完了米，阿雄就搭算盤來得獨得
忽然挺起目匪反着臉。

問聲：「阿大你怎呢物？」

「萬斤米存六千幾」。

「算來算去差米三千斤，
阿大你烏青含糊來暗沉」。

阿大聽着面變青，
塊喉硬硬不會咁話。

阿雄看着好落手，
大聲大喉，叫所丁將伊來扣留。

阿大一時無主張，
就咁：「押運員有話緩慢來商量」。

「只三船米我明明無錯失，
我忠忠直直你千萬莫枉屈」！

「落載時，我又唔知是多少，
只聽你，咁偌多我那里曉」？

阿雄聽著大聲罵：

「阿大你偷米還敢咀大話」。

「將阿大甲許猴狗種掠起來，送到管理局慢慢來安排」。

陳阿大無端受冤曲，
成十人乞伊押到管理局。

日頭落山烏沉沉，
陳阿大受冤受屈萬丈深！

四・審問

軍法科長坐中堂，
掠出阿大來審問。

「阿大你，暗吞白米三千斤，

唔想死，就猛猛來承認。」

阿大目汁塔塔滴，
叫聲「官長你要查明白」！

「陳阿大撐船幾十年，
載貨運糧無差池。」

「只次個米，我明明是一粒也無錯，
錯是錯在，我無偈押運員交清楚」。

「我阿大一生無做偽，
天理良心，日好見人夜好見鬼」。

軍法科長愈聽愈更氣，
拍着床頭面大發。

「咀甚麼？天理與良心，



明明失米三千斤」。

「唔是你做鬼還有底人，好好認供，你塊肉就免遭殃」。

軍法科長塊面貢貢紅，陳阿大有冤無處伸。

揭起頭來想求情，軍法科長硬叫伊認口供。

阿大死也唔肯認，烏青含糊真是太不明。

軍法科長氣重重，即時叫人來行刑。

句話就將阿大來上吊，

老虎攆猪大石壓落就死翹翹，

刑了一回又放落，

用水噴醒阿大倒地目瞪瞪。

軍法科長聞聲認唔認，

阿大又氣又恨將伊罵一陣。

「住心只班唔明唔白個狗官，
橫交理隔四散交。」

「恁將我打死也無認，

明明無只種事叫我怎呢坦？」

欲想蔣家官來講天理，

除非黃河水澄清，日頭西畔起。

阿大命苦受了一刑又一刑，

打到半死又拖入監倉真慘情。

刑了阿大又掠來九個船工，
欲伊人坦出偷米是底人。

船工個個坦無這事，
伊又大罵大鬧來拘處。

恁唔認也要將米來還清，
唔還就將恁送去當壯丁。

船工個個叫冤枉，
哭哭啼啼真正慘。

軍法科長不理三七二十一，
將伊簇人打到肉糜糜。

天上日頭紅金金，

南山管理局罪惡深沉。

阿大共船工十人從此受枉屈，
天烏地黑底人將伊來救出？

五．求情

日頭落山烏鴉叫，
阿大嫂聽着心頭跳。

企上坐落個心唔開，
怎呢奴呀父戴米還未來。

風平雨順想來無牽掛，
怎呢個心了是撲撲跳。

塊心放落又放上，
行出門牌就開嘴叫：

阿公你返來有是乜消息，
阿奴呀父返來未？」

阿大個老父坐落在塊抽，
咀唔出話只在搖頭流目油。

阿大嫂看看知事已唔對，
面青面綠問阿公個底細？

老人緩緩將消息咀伊聽，
說聲狂猛去託人情。

船工家人，啼啼哭哭來相覓，
咀伊個爹人，都是乞阿大害到衰。

老父拭乾目汁對大家咀：「
『大家勿相怨，狂猛去托人想路數』，

荊仔刺脚心也痛，
大家連夜去求人情。

平時無事無人嫌，
一旦求人如吞劍。

阿大個老父到處穿，
東來託人西託人。

託到鄉紳又求官，
無錢個話就難咀。

鄉紳要錢官更要錢，
錢送太少大家都唔理。

九個船工也真淒涼，
科長要運動錢局要罰「戔亂」捐。

一人運動到出來要幾千萬銀，
賣田當處來贖身。

最慘是阿大，
要賠米三千斤。

鄉紳科長串通來想食，
屬長也要賠米共罰席。

三千斤米值幾億銀，
叫阿大嫁松賣田也無處尋。

阿大個老父聽着哭啼啼，
老人想來想去無法來張羅。

坐唔安來食唔安，
大官媳婦唉唉噲。

六・探監

秋天過了又冬天，

阿大坐監將一年。

受刑受打又飢餓，
阿大早早就病倒。

阿父老婆來探監，
看著阿大已無二成人。

阿是唔求情來放出，
生命一定着交關。

想來想去無奈何？
靚像支劍插心窩！

探監出已來夜昏，

大官媳婦再上鄉長門。

求伊將手搭起高，

救阿大性命功勞大。

黃鄉長兇惡人人知，

逼勒將米來償還。

說聲：「阿大生死唔理，

三千斤米唔還無把變」。

「老實偈住咀：

阿大死了，三千斤米還要恁負擔。」

大官媳婦再三來哀求：

阮家碗正多錢無變壽。

將阮全家燒做人脯，

糍糠實在擠唔出油。

黃鄉長你好心既知機
救阮一家功勞大如天。

黃鄉長愈聽愈更氣，
轉身就走唔相見。

大官媳婦行出來，
目汁四垂哭哀哀！

想着個仔在受苦！
想着丈夫命難挨！

底人無仔弟？
底人勿丈夫？

禽獸也知欲骨肉，

個已骨肉底人願受害？

親來想去無心成，
親像螞蟻鼎底行。

欲想個仔免枉死，
就將田處來賣變。

田處賣完無多錢，
湊着湊去湊唔密。

四親六戚來生借，
大官媳婦到處乞。

湊得錢銀值米三千斤，
猛猛到管理局求放人。

誰知局長心真橫，

想心想事來散柳！

咀是乜還要來罰款，
將禁監費來賠齊全。

老父聽着氣一激，
在管理局前，當場死直直！

局長看着唔對畔，
叫人猛猛來救起。

老人醒來氣兇兇，
痛罵狗官天唔容！

欲將老命來圖死，
狗官看着正遲疑。

就將阿大來放出，

阿大只時已經九歲死。

七．救濟米

咀完阿大出了監，
救濟米個事還未完。

南山分得米一萬斤，
名聲咀要救窮人。

誰知簇米來到無下落，
碇仔等到目托托。

前倉搬入後倉出，
簇米老早就出脫。

局長鄉長串通來標張，
公開宣佈將米做軍糧。

誰知華僑血汗換來米，
碗仔錢死無人來料理。

救濟米落在富人身，
兼之陷害阿大碗仔人。

八·尾聲

官災慘過鬧天災，
這回我再咀阿大。

阿父老婆真慘悽，
苦苦將伊救返圓。

誰知阿大受刑又受錢，
返到家內生命已危機。

猛猛求醫來調治，

重傷身弱難再起。

回歸家內第四天，
阿大一命喪陰司！

天公無目真唔平，
悽慘全在碗仔身。

老父年歲已七十。
頭毛鬚白目凹凹，

一生希望在阿大，
阿大死了靠底個？

放聲一哭氣就塞，
倒地一踢救唔來！

丈夫已死阿公喪，

禍事逼人唔被鬆！

倒落抱屍哭哀哀！
死去活來無人知！

大坡頭毛散蓬鬆，
拭乾目汁眼朦朧！

心肝一歪企起來，
搭起條索到樓前。

脖子一伸脚一踢，
一身吊落在搖擺！

一家三命完全死，
可憐三歲孤兒哭啼啼

日頭落山近黃昏，

烏天暗地天未亮！

三十八年清明節第二日
在香港寫完。

後記

這是我寫方言長詩第一次嘗試。開始寫作是在去年十月間，當時原來是想趕寫給「新詩歌」的，但寫了一百行左右就停止，這次的停止，主要原因是覺得太難，自己的詞彙太貧乏，惟恐寫下去是要失敗的。到去年年尾，「新詩歌」要趕出新年號，朋友們鼓勵我寫點方言詩，我又想起了它，老覺得這個故事不寫出來太可惜，於是又再把它拿出來整理，但重寫了二百行左右又停下了。時時在責備自己的沒有毅力，總想把它完成，但工作的煩忙和生活的逼迫，又無法拿出時間來完成它。春假，到吳君魯先生處，談起了這個未完成的作品，吳先生便向我取去看，并鼓勵我把它寫完，就在春假的兩日時間，終於把它完成了。

無疑的：我自知這種嘗試是要失敗的，無論在表現的形式和敘寫的技巧上，都未能令自己滿意，把這種自己尚不滿意的東西，送到讀者的面前，這本來是很矛盾的。然而，我覺得方言文學目前正是在開步走，即使很幼稚的東西，是可以獲得讀者諒解的。

這東西所寫的故事，是一件實在的故事，這故事發生在三十五年慘勝



後的南山管理局，詩中的受害人物阿大是潮陽人。這個故事是去年秋天，同鄉陳君在痛陳郭某在南山的「德政」中，挿入講出來的，我當時原想把它寫成小說，但覺得這種題材，如能寫成潮州老百姓看得懂或聽得懂的詩歌，是更有意義的。而且，在這個故事中，正可以看出抗戰前後，南洋華僑，特別是暹羅華僑對家鄉飢荒的關切和捐輸的熱情，但他們克勤克儉捐來的錢米，却永遠不能達到飢餓的鄉親面前，而全部落在土劣貪官的腰包，甚且更因此造成類似這故事的悲劇的，真不知多少，這是我們所共同憤恨和痛心的事！

這首長詩的完成，印成單行本，得吳君魯先生的督促和幫忙。謹此致謝！

丹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在港。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新加坡新巴剎街六六號

潮州書店

總經售

香港潮州書公司出版圖書

潮州七賢故事集
潮州文獻彙編
潮汕大事記
潮州淪陷記實——和尚舍
潮州大話大衆詩——老簪歌
潮州歌曲選——吳瑞朋歌
潮州話述事詩——暹羅救濟米
潮州的戲劇和音樂（將出版）
潮州音樂入門（將出版）
潮州歌謠（編印中）
潮州方言淺釋（編輯中）

兼售

潮州聯幅字畫
潮州音樂用具
潮州鄭義成鞋
潮汕新字典
潮汕字典
潮語十五音
潮音大衆字典
潮州七字歌
潮曲精華合訂本
潮梅詳細地圖
潮州八景西湖風景
潮州鄉訊

潮州文藝叢書

暹羅救濟米

丹木

出版者 香港潮書公司

香港西營盤第二街六四號

總經售 香港潮書公司

香港西營盤第二街六四號

南洋總經售 潮州書店

新加坡大坡新巴剎奉教街六六號

有版權・究翻印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

零零零一——二零零零

82

774440

H. K. 50 cts.